

铁竹伟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红军浪漫曲



红军浪漫曲

红军浪漫曲/铁竹伟 著

责任编辑：虞善国

出版发行：江苏文艺出版社（南京中央路145号内 邮码：210009）

经 销：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淮阴新华印刷厂

开 本：787×1092mm 1/36

印 张：9.875

插 页：4

字 数：125,000

版 次：1989年12月第1版 1990年4月第2次印刷

印 数：4,100—29,165册

标准书号：ISBN 7—5399—0154—3/I·146

定 价：3.60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半个世纪前，你们正年轻！我
想通过你们的眼睛，你们的心灵，
再现民族危亡时刻，元帅和将军们
浪漫青春，沸腾生活……

铁竹伟

周恩来和邓颖超



罗荣桓和林月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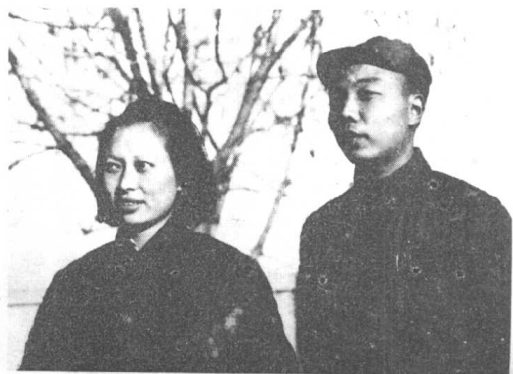
洪学智和张文



罗瑞卿和郝治平



高富有和栓秀



肖华和王新兰

陈毅和张茜



向守志和张玲



陈康和傅涯



彭雪枫和林颖



张爱萍和李又兰



谭震林和葛惠敏

目 录

周恩来和邓颖超	1
洪学智和张文	23
罗荣桓和林月琴	45
〔附〕 故乡那片白云	78
肖华和王新兰	93
罗瑞卿和郝治平	116

高富有和栓秀	133
陈赓和傅涯	142
向守志和张玲	172
陈毅和张茜	204
张爱萍和李又兰	226
谭震林和葛惠敏	261
彭雪枫和林颖	282

周恩来和邓颖超

一九二五年八月初的一天，夕阳西沉，时近黄昏，阵阵拂面的海风驱散着令人窒息的暑气，给大地送来丝丝清凉。一艘黑白相间的海轮鸣着汽笛缓缓驶进了广州海港，候在岸边的人群不约而同地涌向铁栅栏门，伸颈踮脚地向船舷张望，急切找寻自己久盼的亲人。

小高坡上，依着一株小榕树站着的一个清瘦、高个的年轻人没随人流向前移动，他所在之处，是下船乘客必经之路。他只是合上手中的杂志，一双机敏的眼睛紧紧盯着慢慢靠岸的轮船。似乎手中的刊物极有吸引力，他又一次翻开杂志专心阅读。其实只有他自己知道，书上的内容他一行也没看进去，他一直在观察和默记夹在书中那张照片上人的特征。这是一个青年女子的全身照片：月白色

对襟上装，黑布百褶长裙，黑色长袜，黑色皮鞋。她脸模子圆圆的，乌黑油亮的短发整齐地梳向耳后，不算太大的眼睛里闪动着纯真的笑意，给人以大方朴实的感觉。这就是他要来接的人，当然不是为自己，他是替中共两广区常委兼军事部部长周恩来接的。照片上的姑娘则是从天津调来广州担任两广区委委员、妇女部长的邓颖超——周恩来的新娘。

昨晚，周恩来把国民革命军连长陈赓请到自己房间：“陈赓，明天小超到广州，我全天有会，不能到码头接她，想请你帮忙，替我去接一下，行不行？”

“当然可以！”陈赓满口答应。陈赓是黄埔一期的学生，无论是在中共党内还是军校，周恩来都是他敬重的领导和兄长，“只是我从没见过小超大姐，怎么联系呢？”

周恩来微微一笑，从带在身边的一个笔记本里取出一张照片递给他：“认识一下吧，这就是小超！”

陈赓接过照片细细端详片刻，又抬头看看周恩来，脱口说道：“她颇有男子豪气！”

“呵，挺有眼力！”周恩来心情极好，“我们

第一次见面，小超给我顶深的印象便是豪爽、刚毅。”

那是一九一九年夏天，周恩来去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举行的讲演群众大会了解情况。台上已有一位身材不高，脸上尚未脱稚气的姑娘在演讲，她吐字清晰、声音宏亮。对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忧虑，对入侵者、卖国贼的仇恨，慷慨激昂，浩然正气贯穿于整个演讲之中。她面露激愤之情，眼含刚毅目光，并伴有强劲有力的手势，使演说更富有鼓动性和感染力。台下数百听众，时而唏嘘不已，时而崩发“誓保国土！”“誓雪国耻！”“誓除国贼！”的口号声。

“她是谁？我没见过。”

“她叫邓文淑^①，我们女界爱国同志会中年龄最小的会员，只有十五岁，大家都叫她小妹。”

“演说效果不错！”

“这可是一致公认的！别看她小，她是我们女界爱国同志会的演说队长呢！”

^① 邓文淑即邓颖超。

说话间，邓文淑结束演讲跳下台来，与周恩来交谈的女士向她招招手：“小妹，你过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

“周恩来！”小妹一字一顿地接上茬说，“南开大学的，我没认错吧？”说着大大方方伸过手去。

周恩来略微一怔，他习惯地一偏头有些奇怪地握住对方的手，问：“小妹，我们第一次见面，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对，您是第一次见我，可是我并非第一次见你啊！”小妹拢拢垂到面颊上的短发爽快地说，“你在台上演戏，我在台下看戏，当然是我见过你，你没见过我啰！周大哥，我一直想向你请教，你演《一元钱》里的女主角，怎么会演得这样逼真、动情呢？”

“怎么，你也对戏剧感兴趣？”周恩来被小妹的直率坦诚逗笑了，不禁反问一句。

小妹点点头：“周大哥，我看演好一个戏，往往比几次演说更容易说服人，打动人。不过，你们学校是没有女同学，你要反串女角，可我们女师是没有男生，要我反串男角呢！”

“哦？演什么戏？”周恩来饶有兴趣。

“《木兰从军》。要我演戏中那个看不起女子的刘大哥，”说着自己倒忍不住先笑出声。

那一天，除了搜集情况，周恩来还向这位爽直的小妹妹细细介绍了自己如何揣摩角色内心世界，努力神似既而入戏的体会，小妹频频点头，听得极仔细、认真……

陈赓生性活泼风趣，听周恩来这么一说不免开起玩笑：“周主任，选一个十五岁的姑娘作新娘，你不觉得太小点？！”

“就你鬼话多！”周恩来点着陈赓鼻子笑道，“那时我们都抱定独身主义，以天下为己任嘛。后来男女同学联合组织了觉悟社，一同参加示威游行、街头演说，但依然坚持独身主义，为啥？你想想，当时社会尚不开化，男女都不能同台演戏，我们男女同学一同集会，游行，尤其注意影响，一心想着站得直，行得正，不能玷污新青年的名誉，根本没想过谈恋爱嘛！”

“周主任，”陈赓拉过一把靠背木椅，象骑马似地反身坐下，双手伏在椅背上追问道，“都说巴黎姑娘漂亮，你在欧洲四年多，没碰上？！”

“在巴黎我曾经有过一个女朋友，她比小超长得漂亮。要说接触，在欧洲的四年中我们经常碰面，不仅因为在天津学潮时就熟悉，到欧洲后，我们同年加入了共产主义小组，学习、开会常在一起。而我和小超只有书信邮件来往，从二〇年十一月分别，直到明天才得重逢，将近五年没有见过面。看来，真正的爱情不在于彼此经常见面，而在于有无共同的奋斗目标。在欧洲的她，起初因为参加群众集会，被秘密警察跟踪并受到盘问发过牢骚，觉得参加组织后无法专心学习，行动不自由，后来，因为她的家庭情况复杂些，党内有位领导怀疑、盘查过她，她恼羞成怒，当即宣布脱党，从此远离政治一心做学问。

“我也曾经接受过教育救国的思想，是军阀政府的马刀、警棍、监狱使我清醒：此路不通。我也曾一谈主义心就跳，希望到欧洲，到资本主义最发达的英国实地考察，探求中国能不能靠发展实业渐进强盛。在法国、德国，我有机会读到大量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原著，这在国内是找不到的。我实地考察了英国经济状况和英国工人运动情况，也对法国

各种无政府主义思潮进行了研究和比较，最终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认定中国只有走苏俄革命道路，才可能结束反动黑暗的统治，也只有用暴力革命夺取政权后，中国才有可能畅言实业。

“对于她的脱党，我感到惋惜、甚至有些自责：为什么没有及早帮助她。当然，人各有志，不能勉强。我认的主义一定就不变了，并且坚决地要为她宣传奔走。因此，我要选择的终身伴侣，必须志同道合，坚韧刚强，不仅能经受住委屈，还要面对死亡、牺牲，不怯步，不动摇。这些条件，对她来说是不具备了，而小超则是当之无愧的！在欧洲时，我并不清楚小超是否加入中国共产党，但从她寄给我的《觉邮》、《女星》等刊物上，从她发表的许多文章中，我看得出她仍然在为平民的利益，妇女的解放呐喊、斗争。即便黑暗反动的独裁者不断杀害革命志士，我们觉悟社友黄爱在长沙领导工人罢工时被湖南军阀赵恒锡杀害，小超丝毫没被吓倒，更没退却，她以诗言志：

掌着‘实践之灯’的我们，